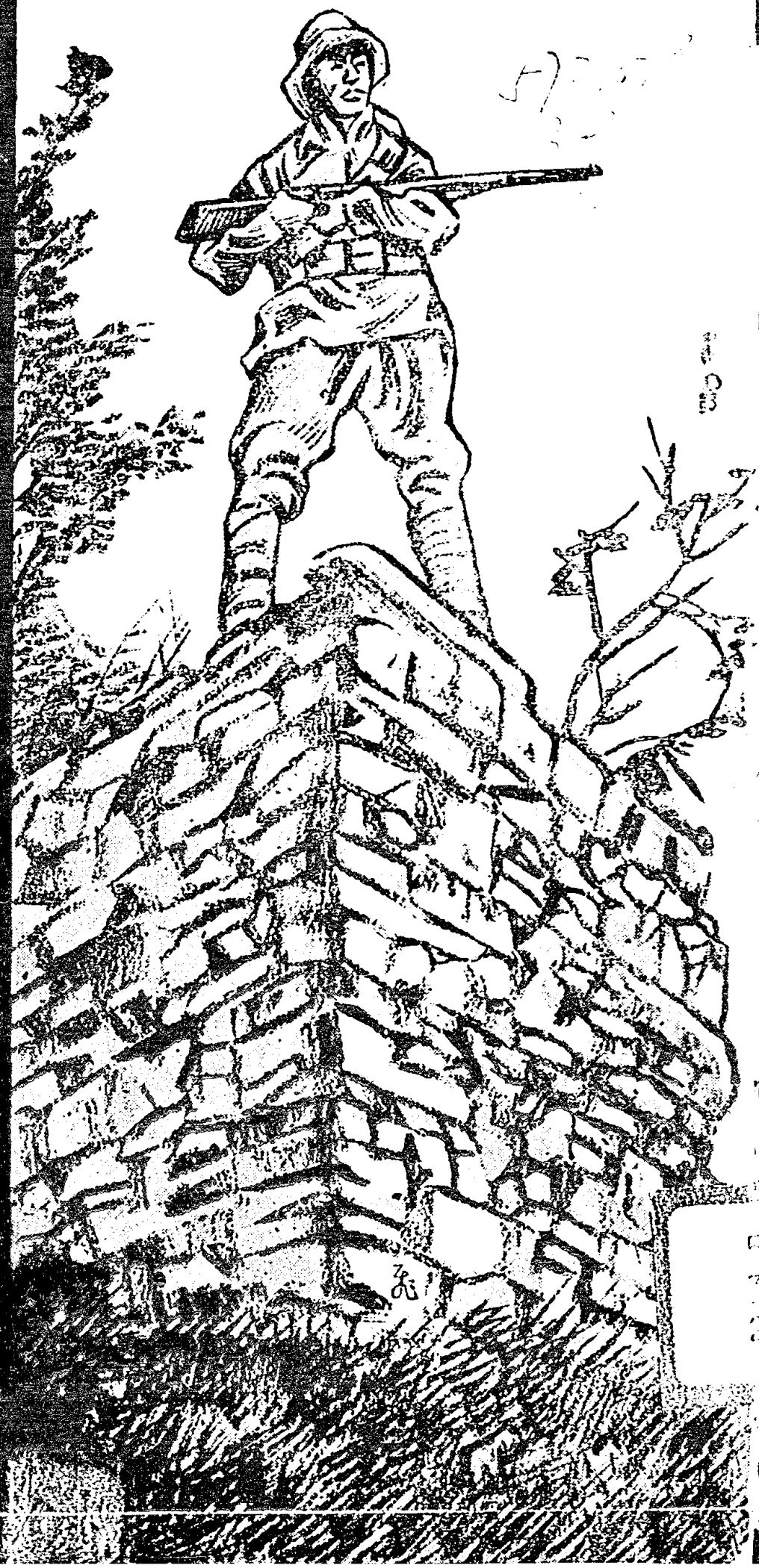


民族統一戰線論

平心著



二十之書叢小時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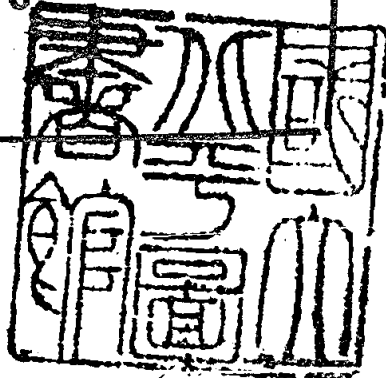
# 論綫戰一統族民

作心平



3 0664 2325 6

1 9 3 8



# 目錄

## 第一章 民族統一戰線的內容和特點

- 一、統一戰線的意義和種類……………一
- 二、現階段民族統一戰線的五大特點……………四

## 第二章 關於民族統一戰線中各社會層的關係問題

- 一、在民族統一戰線中各社會層的矛盾……………二一
- 二、怎樣發展和加強民族統一戰線……………二七

## 第三章 論國共合作

- 一、國共合作是一種歷史的必然……………三六
- 二、國共合作的條件……………四八
- 三、國共合作的政治基礎……………五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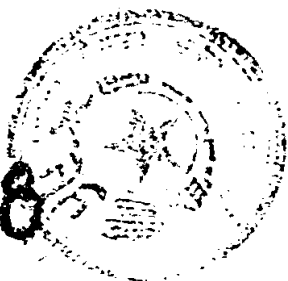
573.079  
343  
2

## 第一章 民族統一戰線的內容和特點

### 一 統一戰線的意義和種類

統一戰綫或聯合戰綫是一切革命鬭爭的基礎。不能把革命羣衆統一在一條戰綫上，以共同的行動作戰，就決不能戰勝共同的敵人，取得革命的勝利。在歷史上，我們可以看到任何一次社會革命，任何一次民族革命，以至任何一次革命鬭爭，沒有不是在統一戰綫的結成中，取得勝利的，在相反的情形之下，就沒有不歸於失敗的。原來「合則存，分則亡」乃是決定一切革命鬭爭勝敗的鐵則啊。

先從歷史上舉例來說。法國大革命誰都知道是資產階級的革命，但是



這次大革命的參加者與組織者，決不只是資產階級，我們看到當時一切和封建社會敵對的階層都團結在革命的戰綫上。除了資產階級外，小資產階級，工人階級和農民大眾都和資產階級結成同盟，以打倒共同的敵人——封建君主、貴族、僧侶、地主以及一切封建勢力。所以法國大革命是靠着革命統一戰綫的結成，才能成功的。一九一七年俄國的十月革命，誰都知道是無產階級的革命，但是這次革命的領導者雖是無產階級，而農民以及一部份小資產階級也是革命的同盟軍。無產階級如果不能與農民聯盟，是不能顛覆資產階級的統治，掃除殘餘的封建勢力的。

在現在，世界上一切革命鬭爭，一切反侵略運動，同樣是採取統一戰綫的姿態出現的。不過，聯合戰綫有着各種不同的形式；在資本主義國家

裏，有隸屬於各黨派各工會的勞動大眾爲反資本主義進攻及爭取經濟政治權利結成的勞動統一戰綫 (United Front of Working Class, Einheitsfront der Arbeiterklasse)；有各國愛好自由與和平的人民反法西斯戰爭的人民陣綫 (Popular Front or Peoples' Front, Volksfront)；有各國人民大眾爲保衛世界和平與文化而構成的反帝統一戰綫 (Anti-imperialist United Front, Antimperialistische Einheitsfront)；在國際上有社會主義國家和民主國家爲抵抗侵略陣綫而結成的和平陣綫 (Peace Front, Friedefront)；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有工農大眾和革命資產階級爲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而結締的民主革命戰綫 (United Front of Democratic Revolution, Einheitsfront Demokratischer Revolution)，有全民族各階層爲反抗外來帝國主義的侵略與壓

進而結成的民族統一戰綫 (National United Front, Nationale Einheitsfront)。  
在現階段的中國，具有決定一切意義的，誰都不能否認是最後一種陣綫——民族統一戰綫。

## 二 現階段民族統一戰綫的五大特點

現階段的中國民族統一戰綫是一個特殊的政治鬥爭範疇，它具有和其各種範疇的統一陣綫（如五卅大革命時代的中國工農資產者羣的統一戰綫以及其它各國的統一戰綫）不同的內容和特質，此等內容和特質乃是由於當前劇變的情勢和全部民族革命過程的諸條件決定的。

首先，我們要指出，國際帝國主義對於中國進攻的形勢起了根本的變

化，和中國民族遭受了歷史無上先例的瀕於滅亡境界的絕大威脅，乃是促成新的民族統一戰綫構築的主要原因（這裏我們順帶要糾正一種不正確的比擬，就是有好些人把今日民族敵人迫害中國民族生存的形勢和金人侵宋，滿清滅明相提並論，完全不加以區別，而抹煞了當前中國民族危機的新形勢和特質，是很不妥當的。）日本帝國主義用炮火轟破了列強在華的並不十分穩定的侵畧均勢（相對均勢），而用武力的攻佔代替了原先的「和平」侵畧，用獨占的侵奪代替了所謂「機會均等」的共同分肥，這樣使這個「海盜國」在列強爭奪中國的角力場上占了壓倒的優勢，英美和其他列強在中國勢力範圍，市場，資源與政治利權到處呈現着動搖與崩解的危機。隨着領土侵畧的猛烈推進，日寇更用政治壓迫與經濟掠奪的方式從中



國取去了鉅量的民族膏血，並且不斷的策進了受它指揮的傀儡政權與漢奸分割運動。武力，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的侵畧與壓迫同時綜合地加給中國民族身上，並且沒有休止地以橫暴無饜的掠奪方式向前飛速推進，這是日本帝國主義在目前所造成的新的侵畧局面，也就是今日中國所遭逢的民族危機的主要特質。特別是在去年七月間發動新的侵畧戰爭後，中國已臨到了不是戰勝便是滅亡的決定自己命運的關頭。在這一危急時機，我們所結成的民族統一戰綫和過去無差別地反對一切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是不相同的，它的最中心最基本的任務，是集合全民族的人力物力與財力反抗民族最大的敵人——日本帝國主義和受它嗾使的漢奸勢力。它不但要接受並設法取得世界「以平等待我」的民族和被壓迫人民大眾的實力援助，而

且應該從國際帝國主義的矛盾中，在外交上聯合別的列強——如英美法抵抗日本的獨占式侵略（當然我們不能對別的帝國主義特別是英國有過高的幻想，更不能一味依賴它們以致做了它們的犧牲品）。在國內構成廣泛的民族自衛戰綫，把抗日作為當前民族解放運動最中心最基本的內容，在國際儘可能促成集合一切可能力量抵制日本破壞中國領土完整的集體安全運動，並且通過國際的反帝聯合戰綫取得其它民族和各國人民大眾對中國民族解放的援助，這是現階段民族聯合戰綫的第一特質。

民族統一戰綫的構成在今日之所以帶着最大的廣泛性，由是於若干物質的和精神的條件決定好的，但是我們首先應該承認物質的利害關係是統一戰綫結成的基礎條件，自然同時我們還不能把物質的和精神的原因分開。

日寇對中國的橫暴的侵畧，使中國喪失了最廣大的領土與最豐富的富源——這種領土與富源的劫奪目前還在繼續進行，使中國千百萬人民大眾已經淪爲而且繼續淪爲異族的奴隸牛馬，使中國的國民經濟悲慘地走向澈底的殖民地化與完全崩潰，使中國的文化遭到了殘暴的破壞，……所有這些慘酷的事實綜合起來，便給予全民族各階層的生存與利益以致命的打擊。在現在，差不多每一個中國人——自然漢奸，賣國賊和依附日本帝國主義而獲得贏利的少數人除外——都直接或間接感受到民族敵人侵畧的威脅，損失了全部或一部分的生活利益，在敵人進攻之下，摧殘之下，無論在生命財產和行動思想的自由上都喪失了最低限度的保障。這種情形特別在已經給敵人佔領和統制着的地方尤其顯著。由於日寇的掠奪，日益尖銳的社會經

濟恐慌便在全中國散佈開來，各地各階層的人民都直接或間接受到嚴重的恐慌浪潮的打擊，在苟延殘喘之下，無論如何，不能使中國民族經濟走上復興之路，使全國人民避免繼續破產貧困與飢餓的命運。在民族危機和與此相聯的民族經濟恐慌的急劇發展過程中，遭受痛苦最深的是工農大眾，在日寇的炮火猛轟之下，在強敵的經濟政治壓迫之下，在工商業與農村破產的恐慌之下，死亡、失業、流離與被凌虐磨折的災難首先是落到靠賣力爲生和株守田園的勤苦大眾頭上。可是除他們而外，民族資產者羣，小市民和地主也隨時隨地受到敵人的威脅，他們的財產（包括土地），有給敵人奪去的可能，他們的企業有給敵人摧倒或在敵人經濟掠奪中破滅的危險。從九一八以來，東北許多資本家地主和小市民完全陷入破產失業

和流離失所的悲慘境地。在歷次暴寇的侵華的戰爭中，各地資產者羣小市民和地主也蒙受了絕大的損害，至於因受敵人的武力進攻和經濟壓迫排擠而倒閉的工廠、商行，銀行、錢莊……這幾年來更不可數計。此外，小資產階級，自由職業者也常因敵人的進攻而捲入失業破產的恐怖浪濤中。總之，全中國每一個階層在今天都或多或少正在經歷一個空前無比的民族災難，他們不但共同預感到亡國的慘禍很可能就要落到自己頭上，而且已經實感到由敵人侵畧所造成的民族痛苦和切身損害再也不能繼續容忍，從這裡就生長出一個共同的要求，就是團聚全民族的力量抵抗民族敵人的侵畧與壓迫，排除自己所受到的切身痛苦，爭取民族的獨立和自由。因此很顯然，民族統一戰綫主要地是建築在全國各階層的共同利害關係上，而不是

以抽象的民族意識或愛國心做基礎的。然而我們決不能否認民族解放運動中的意識因素的能動作用。首先我們看到人民大眾覺悟到目前民族危機之所以造成，和過去的反帝戰綫的破裂有很大的關係，因此他們共同要求造成比以前更廣大的民族團結；在消極方面，反對內戰，反對各黨派各階層之間的敵視戰爭；在積極方面要求各黨各派合作，要求各實力派合力對外，要求最大限度的人民救國自由，這些都是人民大眾需要建立全國抗敵大同盟在意識上的表現。其次，我們看到人民大眾對於各式各樣的降敵的欺騙與籠絡，在敵人的無限的進攻之下，已經有了深切的或相當的認識，他們感覺到唯有進行全國的抗敵戰爭，實行不屈辱的革命外交政策，取得民族解放的勝利，才是中國民族唯一的生路。最後還不能否認民族自尊心在

建立救亡戰綫的過程中能够起相當的推動作用。人民大眾反對投降的屈辱政策，誓死不願當亡國奴，不單是由於切身的利害關係在那裏警惕他們，同時也因為大家都有對祖國的留戀，對異族壓迫的憎恨，完全抹煞這種民族意識的因素，我以為和誇大民族良心的作用，同樣是不大正確的。在民族敵人瘋狂的掠奪之下，在人民大眾救亡的認識與情緒繼續提高的情形之下，首先依據各階層的共同利益要求，其次依據由這種要求產生的民族自覺，把全國人民不分階級黨派，信仰團結起來，捐棄彼此間的嫌隙與猜忌，以便對民族敵人的侵略造成一個廣大無比的反攻陣勢，不讓一點一滴力量耗費在非救國的破壞中，遺漏在救亡運動之外！並且從多方面——政治、軍事、經濟、文化、意識、科學、技術，開展各階層保衛民族生存的

國防運動與抗敵鬥爭，這是現階段民族統一戰綫的第二特點。

抗日救亡不僅僅是一種民族自衛鬥爭，同時又是民族革命鬥爭。就革命的性質來說，我們承認現階段的中國革命還是民主主義的革命，這種革命在過去是以反封建爲主要內容，而目前却是以抗日反漢奸爲主要內容，不能完成抗日戰爭的勝利，不能瓦解日本帝國主義及其奴僕漢奸的勢力，就決談不到民主革命的勝利。然而這絕不是說，民主政治必須等到抗戰勝利以後，才有實現的必要與可能。更不是說，在抗日救亡運動中，可以放棄爭取和促進民主政治的任務。誠然，在沒有打敗日寇取得民族革命的勝利以前，我們還沒有可能建設一個完整的獨立的民主共和國，因爲不但我們有許多土地給敵人占領了，或者在敵人武力威脅之下，而且有無數的人



民淪於敵人的鐵蹄之下，做了奴隸牛馬。雖然如此，民主政治在抗日救亡運動中，還是不可缺少的。民主運動和民族解放鬥爭在今天，是絕對不能分開的，不能給人民以應享的自由權利，不能使人民自覺地參加在民族解放戰爭中，不能除去各種加於人民行動思想上的束縛，就不能發動偉大的民衆力量對日抗戰，也就不能使民族統一戰綫大規模地開展。任何人都可以看得出，對日抗戰和爭取民族解放，不是少數人所能包辦得了的，也不是專靠單純的軍事力量能够取得勝利的。在抗戰時期當中，人民當然要聽從一個政府的號令和指揮，以統一的步調和敵人作戰，然而抗戰的基本力量畢竟是人民大眾，政府必須充分反映民衆的合理要求和意見，必須盡量容納人民的力量，又必須顧及民衆的利益，才能動員最廣大的民衆力量到抗

戰中來，才能戰勝兇惡殘暴的民族敵人。在另一方面，每一個人民，只要是擁護政府抗戰的，都應該不分階級不分性別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各方面享有充分的公民權，這種公民權不僅包括言論、集會、出版等自由權，不僅包括選舉權與被選舉權，而且包括孫中山先生所創議的複決權，罷免權等等基本權利。不但如此，政府還應該容納各界和各黨各派的有力份子，參加在抗戰機構中，人民選舉的議會或國防權力機關，不應該是清談機關，它是創議的立法的同時又是執行的機關。自然，在今天實施民主政治，應該把民主和集中的兩大原則統一起來，光有集權，沒有民主，會流於寡頭獨裁制，而只講民主，不重集權，也會分散抗戰的力量，紊亂抗戰的步調，所以在今天必須實行民主集中制，以適應抗戰的需要。此外，解

決民生問題，設法保障人民的生活，也是實現民主主義的必需條件，因為如果大多數人民過着飢寒交迫極度貧困的生活，他們還不能成爲民主政治的積極參加者，也不能把他們的全部力量交付民族抗戰。總之，在展開抗日鬥爭的過程中，爭取民主政治實現成爲民族革命的不可少的內容，對內實現民主和對日抗戰成爲不可分離的交相推動的滑車，一方面人民支持政府對日抗戰，另一方面，政府通過民主集中制取得人民的信任和幫助，這樣使得民主和抗戰互相滲透，互相影響，這就是現階段民族統一戰綫的第一特點。

爲要動員全民族的力量對日抗戰，爲要使抗戰變成爲真正的全民族的全面抗戰，除了上述的條件之外，還有一個極重要的條件，就是在政治、

國防、經濟各方面全國能夠完成真正的統一。日寇是最不願意看見中國有一個統一局面出現的，他希望中國永遠陷在四分五裂的內戰的狀態中，這樣他就可以用『以華制華』的政策完成他的侵畧勝利。爲着這個原故，他不斷挑撥中國的內戰，不斷扶植漢奸政權，不斷製造所謂地方自治運動，不斷嗾使中國的邊疆民族脫離中國『獨立』，我們怎樣回答敵人的毒辣政策呢？怎樣實現全民族規模的全面抗戰呢？首先不用說，各階級各黨派要在一個總目標下傾誠合作，但除此而外，各地方各省區還要取消它們的地方本位主義。如果各地方擁有政治，軍事，經濟實力的人依舊把一切本來屬於國家的權力實力看做自己的私產，如果他們依舊保持封建的割據狀態，把土地看做自己私有的領土，不願和全國人民中央政府爲着神聖的抗日戰

爭而合作，不願和全國人民接受一個統一指揮參加在抗戰中，當然要大大削弱抗戰的力量。因此統一全國各地的政治，軍事，經濟實力，統一全國人民和各地軍隊的作戰指揮，這是實現全面抗戰所不可少的條件。但是這並非要完全抹煞各地的特殊性，各地有彼此不同的特殊需要和特殊條件，當地的政治負責者儘可依據這種特殊需要和特殊條件去發動他們特有的抗戰力量。（例如在回教區，動員羣衆的方式就不一定要和其他各區完全相同；在陝甘寧邊區，有着普遍的民主條件，也可以按照該區人民的政治水平去動員羣衆。在廣西，民團制度特別發達，如果當局能按照民主政治的原則加以特殊的運用，也是極有利於抗戰的）不過無論如何，各地的軍事、政治、經濟力量都要全部交付抗戰，都要在一個統一的抗戰系統中充分運

用，一切封建的地方占有主義，一切不應有的割據狀態，都必須掃除一光，這就是現階段的民族聯合戰綫的第四特點。

最後，我們要指出現階段民族統一戰綫的第五大特點，就是民族統一戰綫不僅包含全國各階級、各黨派的鬥爭力量，而且要包含國內各民族的團結力量。因為今天受到日本帝國主義的殘暴侵略和威脅的，不單是漢族，除漢族之外，各個邊疆民族少數民族（蒙古族、回族、滿族、藏族、苗族等）同樣是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犧牲。是的，有些民族在今天還未直接遭到日寇的武力壓迫，但是如果整個中國民族一旦給日寇滅亡了，無疑的任何一個民族都將和漢族陷在同樣的奴隸命運中。在這時期，各民族儘可以相當保持他們各自的生活獨立性和文化獨立性，但是他們應該本着「同

舟共濟』之義，在抗日的神聖旗幟下，爲抵抗和擊退共同的民族敵人而戰，爲共同的民族利益而實行團結。一方面，漢族應該把其他少數民族看做絕對平等，援助和聯合他們抗日，另一方面，少數民族也必須彼此携手，並且和漢族密切合作，堅決拒絕日寇的誘惑和挑撥，這樣才能使中華民族成爲不可戰勝的巨大力量。

## 第二章 關於民族統一戰線中各社會層的

### 關係問題

#### 一 在民族統一戰線中各社會層的矛盾

在民族統一戰線中最難解決而又最基本的問題，就是如何確定各社會層的力量關係和利益關係？更具體地說，是怎樣在不違反最高的聯合原則的範圍內，一面團聚各階層的力量在共同的抗敵旗幟之下，並且適當地配合它們的戰鬥力和鬥爭行動，另一方面使大眾特別是救國主力軍的物質利益和民主利益不受到超過某種限度的妨害，並且取得相當可靠的保障。有



些人忽畧了這個問題的重要性，於是發生了兩種不幸的誤解：一、一種人以爲在聯合抗敵的過程中，各社會層沒有任何力量上的差異和利益上的矛盾，或者這種差異和矛盾會逐漸消除，所以用不着特別重視主力軍的戰鬥力和特殊利益，甚至可以取消抗敵以外的一切改革運動。又有一種人提出過「左」的主張，認爲聯合戰線必須以爭取工農大眾的社會解放爲基礎，排除一切在利益上和工農對立的份子於統一戰綫之外，至少要使一切參加戰綫的同盟力量接受工農解放的原則，否則，統一戰綫就會變成完全沒有意義。這兩種見解我認爲都足以妨害聯合戰綫的開發與健強的。

統一戰綫是一個包含着矛盾的統一體，因爲它是由原來在經濟政治上對立參差的社會階層共同組成的。這些社會層只有一樁是共同的，就是和

一切人民——漢奸及漢奸化的份子除外——息息相關的民族利害。然而民族利害並非抽象地存在，而主要地是通過各社會層的生活與意識具體地表現出來的，當前發展得最嚴重的民族危機就是用各種各樣的形式和各種不同的程層反映在各階層的實際生存中。例如在民族敵人侵略戰爭中，各社會層的人同樣都受到損害，但富裕者多半是喪失財產，而貧苦者除了要飽受流離飢餓的痛苦外，被屠殺凌虐的可能也比特部份人來得大。因為各社會層和各羣人分担民族危機的式樣與程度是有差別的，這就決定了他們參加民族抗爭的動機，態度和堅決程度。（當然除了這個主要條件之外，還有其他的條件決定各社會層的對敵態度與抗戰行動）。

然而這裏我們要駁斥那種過「左」的機械的「階層與階層」的理論之

了解。例如有人以爲民族資產階級與地主的利益和帝國主義是一致的，前者可將所受到的由外力侵畧造成的損失轉嫁到工農身上，因此民族危機和上層社會並不相干。由這種見解發展下去，勢必拒絕資產階級和地主富農參加民族統一戰綫。可是在實際上，我們不難看出「上層社會」無論如何加重他們對於勤勞大衆的榨取，也決不能藉着撈回的一點脂血來彌補他們所受到的鉅大損失，穩定他們的企業和財產，何況除却物質的損失之外，他們同時還會從敵人的侵畧壓迫受到精神的生命的損害。所以民族資產階級參加救亡陣綫，不但是必要的，而且是必然的。

自然，我們不能忽視各階層對民族危機所表示的態度的參差，以及它們在參加民族統一戰綫中的不平衡性。這種參差和不平衡是由好些複雜的

條件造成的。首先就所謂「上層社會」來說，其中受到民族敵人的迫害與威脅的固然不少，但是他們之中也有一小部分人感覺敵人勢力的深入對於他們沒有什麼妨害甚至有利，他們依附日本帝國主義而生存，畏懼大眾勢力的勃起比畏懼亡國更厲害——甚至有些人對於亡國根本無所動於中，在戰前他們希望中日「親善」，而反對民族抵抗，在抗戰發動以後，他們又表示積端地動搖，希望早日實現和議，甚至給敵寇利用。我們一點也不武斷地說，這些依附帝國主義特別是藉日寇的餘瀝而苟活的寄生者羣，是產生漢奸賣國賊的主要社會根源。（這當然是就大體說，在他們當中有民族意識的也並非沒有。）至於在那些蒙受民族危機的不利影響的「上層社會」中，隨着敵人侵畧的日益加厲，要求抗戰的情緒的確會日益高昂。

上層社會內部的利益參差與意識矛盾決不能無視。但是，對於他們當中繼續成長的抗敵的要求與可能也不能不充分估計到，當他們的切身利益與安全（如財產、企業、收益、自由、生命與家族安全等）受到敵人的威脅損害時，當他們在人民大眾與一般民族解放鬥爭推動之下發生強烈的民族意識時，他們是極有可能參加民族統一戰綫擁護抗戰的。隨着民族危機的日益擴大而深化，隨着民族統一戰綫本身所發揮的戰鬥任務和教育作用繼續加強，上層社會份子加入統一戰綫的必然繼續加多。

在上面，我們指出了一部分動搖的上層份子可能走到反民族利益的屈辱道路，同時又指出了在一定的條件之下，那些非漢奸化以及不依賴日寇獲利的上層社會必然參加到民族聯合戰綫中來。然而我們還沒有提到民族

解放的主力——勤勞大眾。這裏我們並不打算分析主力部隊抗敵的條件，因為稍稍有一點社會科學常識和歷史經驗的人都會承認，勤勞大眾由於他們的生活條件特別艱苦，由於他們所分担的民族痛苦特別強大，同時由於他們的革命傳統特別優越，抗敵的戰鬥力，堅決程度以及由於這種抗敵行動所散佈的廣大影響，是的確應居於第一位的。

## 二 怎樣發展和加強民族統一戰線

我們萬分相信，隨着民族危機的日益加劇，無論是上層社會和下層社會的羣衆參加到統一戰綫中來的必然日益衆多。然而我們不能等待民族危機的自然發展去促進統一戰綫的發展，統一戰綫是有偉大的能動作用的，

它應該運用全部的動能去爭取最廣大的羣衆參加，並且使他們都能「殊途同歸」地發揮抗敵的作用。這裏自然向我們提出了這樣的一個問題：怎樣配置各種社會成份在同一戰綫上和同一運動中，也就是怎樣針對各社會抗敵的可能與需要去開展一般的民族解放戰綫？

無庸諱言的，我們的民族統一戰綫，雖然重新建立起來了，但是，直到現在爲止，它的內容還不够充實，因爲還沒有做到動員全國民衆參加抗戰。民族統一戰綫的發展在各地也表現着極不平衡的狀態，這自然是有着各種客觀和主觀的原因的。關於這一類的原因在若干刊物中都有相當充分的分析，這裏我不想重複。我只是要指出有些人沒有了解各種戰鬥力的結合藝術，對於各部隊的行動組織只是作片面性的機械的認識，由此不能執

行充分反映現實需要的策畧與戰術，是使民族統一戰綫還不夠龐大不够成爲羣衆有組織的戰綫的原因之一。

有人以爲目前的統一戰綫應當注重發展上層的實力聯合，又有人以爲唯有用全力發展下層羣衆的鬥爭力量，然後去壓迫上層參加民族統一戰綫。由前一種認識就產生了著重拉攏的錯誤策畧，由後一種認識就產生了關門主義的包辦策畧。我以為這兩種路綫都是有害於統一戰綫的發展的。

民族統一戰綫要在最有效的狀態之中開展，就必須爭取它的廣泛性，使一切抗敵的主力和可能的抗敵力量能够按照戰鬥的分工協作原則結合在行動的過程中，同時還要使救亡的主力發揮對於同盟者同情者的推動與教育作用，用各種各樣活潑的工作方式將救亡運動的影響深入地散佈到一切



階層的核心。爲要爭取抗敵同盟最大限度的廣泛性，救國陣綫就必須抓住關係到各階層利害的每一事件與人民大眾的日常生活實際問題，儘量地用各種方式（從低級的一直到高級的）從多方面開展抗敵的救國的具體運動，吸收一切羣衆爲民族的和他們自身的利益來參加；其次對於羣衆的宣傳與說服，不僅要強調民族的利害問題，和他們切身的利害問題，同時還要對一切妨碍破壞民族統一戰綫的欺騙，武斷與陰謀作無情的揭破與駁斥。

又其次，救國陣綫應當切實地不憚煩地將一切已經存在的羣衆組織和實力單位聯結在救國運動中，如果在遭逢到特別的困難的時候，把這一類的組織與單位以及它們影響下的羣衆聯合在低級的外圍運動中（如各種文

化運動)，進一步吸收他們參加抗敵行動，也是非常有意識的。最後，最後，統一戰綫必須經過一切救國戰士與救國團體艱苦的組織工作，在工廠、作坊、街頭、農村、鐵路、碼頭、兵營、學校、鑛山……建立起來，散佈抗敵的細胞於一切有羣衆的場所。只有這樣，才可以擴大加強救亡運動的基礎。統一戰綫的羣衆性的擴大和各種救亡行動的發展常是互爲因果的；如果能夠按照客觀的情勢發展與大衆切身的利益不斷推進各種形式的救亡運動，就必然可以爭取日益衆多的羣衆到戰綫中來，羣衆的基礎擴大，救亡行動也就必然向四面八方發展。只有艱苦地不放棄任何一個組織羣衆和發動部分的救亡抗鬥的機會，然後才能使所謂上層與下層的救亡力量按照戰鬥分工協作的法則結合在運動中。

在開展救亡運動的過程中，統一戰線內外的各社會層的矛盾是無法完全消除的，如果我們以為這種矛盾全然不必過問，或者希望它在救亡運動的發展中，會自然歸於消滅，那是反而足以妨害抗敵力量的結合的。我們應該找出這種矛盾的根源，在消極方面使它不削弱統一戰線的實力，在積極方面使它更有利於統一戰線的開展。

各社會層之間的矛盾主要地是從物質的利益出發的，搾取與被搾取的關係在任何時候，也是存在的，甚至還有一部分「上層社會」特別是跟帝國主義有利益聯繫的買辦階級，大地主和軍閥官僚，會藉口國難嚴重加重對於勤勞者羣和人民大眾的搾取，將自己由敵人進攻所受到的損失儘量轉嫁到後者頭上，強迫或勸誘工農大眾為他們的利益而犧牲，這樣就使民族抗

鬪的主力軍受到更慘酷的壓搾與損害，要他們不反抗是不可能的。在這樣的情形之下，救國陣線（包括各界人民與政府）爲保衛勤勞大衆的利益——主要地是爲保全對敵抗鬪的實力，反對和制裁無理由的搾取與壓迫，應該切實阻止勤勞大衆被侵害的事實。但是這樣還是不夠的，救國陣線還應當用宣傳，教育和行動說服那些用加重搾取來妨害戰線的人們，要用事實證明給他們看，挖取勤勞大衆一點稀薄的脂肉，絕對不能填補敵人戳傷的鉅大瘡口，因爲加重搾取究竟是有限度的，而敵人的進攻是沒有止境的。而且對勤勞大衆的工活利益侵害過甚，必然會減損民族抗鬪的力量。只有集中全民族一點一滴的力量爭取民族的解放，才能發展中國的實業，保障大衆的利益收入。

在另一方面，救國陣線爲了加強救國的主力，不應當反對下層大衆爲保全自己的生活利益的合理要求，但是民族的主力軍也必須爲了顧全民族抗鬥的勝利前途，儘可能不傷害同盟者中立者的感情，避免提出太超過同盟者可能接受的限度的要求，（經濟的及政治的），不要採取過分使同盟者中立者疑懼引起不必要的分裂的行動方式。自然，對於日本的漢奸化的資本者地主，是不能和救亡的同盟者同等看待的。

救國陣線如果能切實地靈活地執行顧及各階層利益（民族利益）及保障下層大衆利益的綱領，如果能夠對一切戰鬥員和同盟軍發揮強大的教育作用，如果能夠不斷開展關係到各社會層利益的救亡運動，把一切人的利益都儘量溶解在共同的民族利益中，我相信各社會層是可以免除許多浪費

精力的磨擦紛爭，而集中全力對抗最大民族敵人和漢奸的。有人以爲必須先統一各社會層的行動；消滅他們之間的矛盾，然後才可以開展救亡運動，這是不正確的，實際上，只有在發展抗敵鬥爭的過程中，才可以不斷統一各社會各黨派的行動。

最後，我們還必須說到統一戰線內部的教育問題。有人以爲一切救國盟員只要聯合起來抗敵就够了，不要求那些落後的份子接受進步的推動作用，這是似是而非的論調。誠然誰都不應當用任何資格限制任何份子加入統一戰線，但是在落後份子加入戰線之後，爲了加強救國同盟的戰鬥力，救國陣線（包括進步的文化陣線），却不能放棄對於他們的教育工作。

## 第三章 論國共合作

### 一 國共合作是一種歷史的必然

很多人把最近的國共重新合作，看做一件意外的奇跡，於是關於兩黨合作的原因與前途作了各種極不正確的揣測。有人以為國共之所以能重新合作，乃是由於共產黨爲了保全自己的實力，採取抗戰領導權的一種新策略；又有人以為這種合作，是國民黨暫時籠絡共產黨，使不防礙抗日戰爭的權謀。在這些人看來，兩黨合作的基礎既然極其脆弱，合作的前途當然異常黯淡，說不定一九二七年的慘劇又會重演。

我們必須指出，這一類的揣測即使不是包藏着一種破壞民族統一戰線

的陰謀，也是完全用主觀的幻想代替客觀的現實。其實任何一種聯合戰線的結成，決不是憑着什麼權謀所能實現的。今日的國共合作和十多年前的國共合作一樣，都是由於一定的歷史需要和客觀情勢造成的，如果說，十多年前兩黨爲了爭取中國從封建軍閥帝國主義的壓迫之下解放出來，完成國民革命，而必須提攜合作，那末，今天兩黨爲了對抗共同敵人——日本帝國主義的暴力侵畧，爭取中國民族的獨立自由，就不能不捐棄舊仇，重新聯合。但是這樣的解釋還嫌太抽象，我們還是要具體地根據兩黨合作的社會基礎與政治基礎來解說，比較容易瞭明。

誰都知道國民黨和共產黨所代表的社會層完全不同。自從一九二八年民族統一戰線破裂後，在兩黨不斷的殘酷的鬥爭中，完全反映出了中國各



社會層的利益衝突，同時也反映出了帝國主義和中國被壓迫民衆之間的深刻矛盾。但是從九一八的炮聲响了以後，一個空前的歷史震動，就把中國全民族捲入另一個命運渦流中。

日寇的鐵蹄由東三省而熱河，由熱河而察北，由察北而侵入整個華北，大塊大塊的領土脫離了中華民國的版圖，變成了日寇繼續侵畧中國的根據地，數千萬中國人民淪爲暴日的奴隸牛馬，同時中國政治、經濟主權也不斷給日寇破壞攫奪。在如此的變局之下，全國各社會階層都莫不遭受到日寇侵畧的嚴重打擊，任何一個階級在暴日的威脅之下，都不能統治中國，更不能把中國民族引到復興的路上去，因爲很顯明的，日寇絕對不容許中國有一個完整的主權存在，更不容許中國完成政治上的經濟上的統一，他

不但要不斷用武力壓迫割裂中國的領土主權，不但要不斷扶植各色各樣的傀儡政權和半獨立政治組織，而且還要竭力挑撥中國的內戰，製造中國的分裂局面，他在隨時監視中國的政治經濟和軍事，不容許中國統治當局進行任何獨立性的政治建設、國防建設和經濟建設。在另一方面，他也在監視中國的人民，不容許他們有任何的抗日愛國行動，不容忍中國的革命勢力有半點進展。這樣一種愈迫愈緊的外來壓力使得中國的內外關係發生了一個根本的變動，便是中國民族和日本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或民族矛盾（所謂民族矛盾並不是指中國民族和日本全體人民之間的矛盾，用伊理奇的術語來說，乃是指被壓迫民族和「壓迫民族」之間的矛盾）超過了中國各社會階級之間的矛盾——階級矛盾。然而這決不是說，階級矛盾在民族

矛盾中完全消滅了，我們必須認清，日本帝國主義侵略壓迫中國，斷不是日本全體人民的意志，恰恰相反，在日本法西斯加緊掠奪中國的戰爭中，日本的工農大眾和中國人民同樣是資本家、大地主、軍閥、官僚的犧牲；在這里我們顯然看到：一方面日本的統治階級——榨取階級和中國人民大眾——主要是工農大眾站在絕對敵對的地位，另一方面日未的統治階級——榨取階級和本國的工農大眾又立於絕對對立的地位，而同時日本的工農大眾正是中國人民大眾——主要是工農大眾反抗日本法西斯強盜的最好盟友。自然，我們承認站在中國民族統一戰線上和日本帝國主義鬥爭的，決不限於中國的工農大眾，這戰線還包括資產階級和地主富農階級，然而這也並沒有混淆事實，因為今日的民族資產階級和地主富農如前面所指出過的，同

樣遭到日本強盜的危害和威脅，這正是說明了中國的民族資本家地主富農不但不跟日本的榨取階級利害一致，而且彼此是敵對的，這種敵對決不同於一國的剝削階級某一部分（如重工業資本家）和別一部分（如輕工業資本家）的矛盾，更不同於甲帝國主義的資產階級和乙帝國主義者的資產階級的衝突。托落斯基派的理論家一再宣稱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和日本資產階級的矛盾，只是爭奪經濟、政治領導權的矛盾，宛如兩個女人的爭風吃醋，這不但是根本無視了中國是一個半殖民地民族，而且全部否認了日本帝國主義企圖滅亡中國的事實。當兩個帝國主義火併的時候，我們承認這是甲國資產階級和乙國資產階級的衝突，工農大眾替他們流血犧牲，是一點代價沒有的，因此兩國的被壓迫大眾應該一同起來反對資產階級的戰爭，變帝

國主義戰爭爲國內的革命戰爭。但是當一個帝國主義對一個弱小民族進行侵畧戰爭的時候，這是一國的統治階級掠奪和滅亡另一個民族的戰爭，被侵畧民族的資產階級地主階級如果願意反抗國外的侵畧戰爭，工農大眾就決沒有理由加以反對，相反地，他們應當和民族資產階級地主階級結成反侵畧的同盟，並且要堅決支持民族戰爭，把戰爭進行到底。因爲這種反侵畧戰爭在工農大眾看來，並不且幫助民族資產階級地主階級和國外的侵畧者爭奪市場，資源和其他利益，而是爲了保衛全民族的生存和獨立，主要地也就是爲了保衛工農自己的生存和利益。站在世界革命的立場來看，這種民族戰爭乃是有利於世界的和平運動和工農解放運動的，因此不但被侵畧民族的工農大眾要起來以全力推動支持，而且侵畧民族和全世界的工農

大眾也要積極援助。抹煞民族戰爭和帝國主義戰爭的本質上的差別，把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工農大眾和資產階級地主階級同盟反抗國外的侵略革命戰爭，和帝國主義的反革命戰爭混淆爲一個東西，那分明是幫助帝國主義的侵略，那分明是替成被壓迫民族永遠在帝國主義的鐵蹄之下處於奴隸的地位。托洛斯基派利用「階級鬭爭」的「左傾」言辭來遮掩他們幫助日本帝國主義的實質，塗改馬列主義的理論來反對中國反抗日本強盜的民族戰爭，無怪日本帝國主義特別看中他們借重他們了。

在民族矛盾超過階級矛盾的鐵的事實下，中國工農大眾和代表他們的政黨如果還是固執於過去國內階級的仇恨，把大部分的精力消耗在國內階級的磨擦中，拋開民族利益不管，是完全有利於侵略強盜而自掘墳墓的愚

蠢舉動，它不但違背民族利益，而且違背階級利益，它不但有害民族革命，而且有害世界革命。因為離開了民族的利益，即使工農大眾能夠在國內階級衝突中取得一時的勝利，只要日本強盜發動一個大規模的進攻，這種勝利必定要立刻在敵人掘成的血海中消滅得無踪無影。也許有人要說，工農大眾如果能夠顛覆資產階級和地主，就可成立自己的革命政權，單獨對國外侵略者進行民族戰爭。這種主張好像是很革命的，但其實是一種無聊的幻想，因為在國內戰爭中，工農必然要損喪很多元氣，日本帝國主義很可利用民族失敗主義乘工農的弱點來一個猛烈打擊，在這樣的情形之下，吃虧的是工農大眾，遭受民族滅亡慘禍最烈的，也是工農大眾。

爲要爭取民族的解放，爲了爭取本階級的解放，中國工農和民族資產

階級地主結成新的聯合戰線，對日共同作戰，乃是一種歷史的必然，這種歷史的必然就決定了中國共產黨最近幾年來的全部政策。因此從九一八以來，共產黨屢次要求國民黨和他們合作抗日，並非像某些人所想像的，以爲是共產黨爲取得國人同情恢復該黨元氣的『策略』，更不是爲某些人所宣傳的，是共產黨背叛工農對國民黨的投降。共產黨決不是超民族的從一個『革命天宮』里跳下來的怪物，他們離開了民族就絕不能有所作爲，失却了民族就和大家一樣。同樣處於奴隸地位。他們極力主張和擁護抗日的民族鬥爭，也是一種歷史的必然。

在另一方面，中國『上層社會』份子爲了保衛自己的生存，爲要顧到子孫的未來命運，也需要和工農大衆携手，因爲沒有工農大衆和他們合作



抗日，他們是無法單獨取得勝利的。他們固然不願意看見戰爭毀滅他們的財產，但是在日本帝國主義的無壓的進逼下，他們覺悟到即使不抵抗，他們的事業 財產 地位……也遲早是要給敵寇毀滅了的，與其讓敵寇吞滅他們的所有，何如起來自衛，發動抗戰？何況在抗戰勝利之後，他們的事業財產仍舊可以保留發展。在這樣的情形之下，我們看到「上層社會」逐漸走上抗戰的道路，向工農伸過手來，這一事實就充分反映在國民黨最近的態度和政策中。國民黨雖然同共產黨處於長期的對立和交戰中，雖然結了難解的政治仇恨，但是，它所寄托的社會基礎和共產黨所寄托的社會基礎，同樣受到日本帝國主義的壓迫和危害。不但如此，國民黨本身和國民黨政府本身也和共產黨一樣，受到日本帝國主義的嫉視和迫害，而且由

於他們是處於公開的統治地位，從日本所受到的壓迫比共產黨所受到的更為直接。從九一八以來，國民黨所奉信的三民主義就不斷遭到日寇的反對壓迫，有些地方國民黨部也常被迫撤退或取消，更其難堪的是日寇不斷向國民黨政府提出許多無理要求，並且製造漢奸政權和國民政府對立，隨便侮辱和綁架國民黨官吏，隨便要求罷免某些官吏，……凡此都說明日寇是把國民黨當作他們的敵人之一，其目的在壓服甚至消滅國民黨及其政權，吞併整個中國。國民黨中一些有血性有遠見的人士才決定重新和共產黨合作，以共同對日，這當然又是一種歷史的必然。

自然，我們不能忘記了，國共兩黨重新合作不但是出於兩黨的自覺和自願，站在兩黨之外的愛國羣衆及其領袖和代言人也是促進兩黨重新携手

的重要力量。就我知道的，全國救國聯合會和各地救國會有一個時期就極力在要求國共兩黨捐棄舊嫌，停止內戰，一致抗日。在言論上行動上贊成兩黨合作最力的我可以舉出沈鈞儒，章乃器，鄒韜奮，陶行知，胡愈之諸先生做代表，章乃器先生等曾經代表救國會願以調停國共戰爭的中間人居，當時頗有人笑其狂妄，但是後來的事實證明一切贊成全國團結抗日的愛國民衆都在客觀上成了兩黨衝突的調停人，成了兩黨重修舊好的見證人。偉大的歷史必然啊，鐵一般的歷史必然啊，它把中國各社會階級各黨派由水火不相容的敵對狀態中引向親密携手的爭民族自由的道路了，它使內戰的分裂的中國變成和平的統一的中國了。

## 二 國共合作的條件

國共重新合作不但是有着歷史的必然性，不但是有着一定的社會基礎，而且是有共同的作戰目標，這目標就是抵抗和消滅日寇的侵略，收復失地，復興民族，建設新的中國。爲要達到這一總目標，兩黨必須避免一切不必要的磨擦，必須以民族利益爲前提，彼此作可能的讓步，同時必須更進一步訂立戰鬥綱領，雙方把戰鬥的實力放在同一作戰系統中與日寇鬪爭。

西安事變是中國民族的一個轉灣點，也是國共重新合作的一個重要契機。從這以後，兩黨的武裝鬪爭不但正式宣告停止了，而且過去不可解的仇恨漸漸消除了。共產黨對國民黨實行了黨史上所沒有的重大讓步，如取消蘇維埃政權，接受三民主義並爲實現三民主義而奮鬥，放棄推翻國民黨

政權的暴動政策和赤化運動，停止以暴力沒收地主土地的政策，取消紅軍番號，改編爲國民革命軍……所有這些不但是爲聯合國民黨共同抗日所作的必要讓步，而且是完成和平統一局面實現民主政治、集中抗日力量必須採取的正確政策。共產黨如果不能採取新的政策，對國民黨作革命的讓步，就不可能和國民黨結成抗日的聯取戰線，這在抗日鬥爭中，在民族復興運動中，乃是一種莫大的損失。因爲在事實上，國民黨不論在政治上，軍事上，經濟財政上，都擁有極大的占優勢的力量，這種龐大的力量如其不能用在抗日爭戰中，如其不能用在真正的民族復興運動中，只是不斷消耗在內戰中，恰恰是便利日寇的進攻，恰恰是使中國民族日益走上滅亡的道路，日寇正是歡迎這種情勢繼續下去的。這就是爲什麼日寇要不斷挑撥

內戰，誇張中國赤化的危險。爲什麼日寇在西安事變時要嗾使德王托派及某些親日巨頭發動新的內戰，並企圖威害蔣委員長的生命。共產黨對國民黨所作的政策上的讓步，和國民黨接受共產黨的讓步和要求，使中國政治發生一個巨大的轉變，使日寇遭到意外的打擊，這不能不說是中國民族革命勝利的起點。

共產黨在政策上所實行的讓步，不但是爲聯合國民黨所不可少的，而且是爲結成整個民族統一戰線所不可少的，國民黨和共產黨誠然是代表全國各社會層的兩大政黨，但兩黨合作只能說是奠定了整個民族統一戰線的強固基礎，還不能算是完畢了全民抗日戰線的締結過程，這不但因爲除國民黨外，還有其他的黨派存在，同時還因爲兩黨所代表的社會階層在利益

上政治意識上極不一致。共產黨倘使不能爲着結成抗日統一戰線執行政策上的巨大轉變，不但將失去國民黨這個有力的同盟者，而且將失去其他各黨各派的同情和贊助，自然同時也不能化除某些一向仇視和誤會共產黨的羣衆的成見，如果這些羣衆依舊敵視共產黨的政策，依舊懷疑共產黨抗日的誠意，在締結抗日統一戰線中，當然要發生巨大的障礙，而日寇和漢奸也將極力抓住某些藉口來進行各種的煽惑和陰謀。現在共產黨明百把他的抗日政策重新確定出來，不但取得了國民黨的合作，而且取得了其他各黨各派和一向誤會共產黨的羣衆的同情，這對於民族統一戰線的結成，無異傾下了大量的富有抵抗力凝結力的鋼骨水泥。

在另一方面，國民黨由和平建設走向積極的抗日政策，接受共產黨的

政治讓步，容納共產黨的抗日要求，當然證明國民黨重視把民族利益，奉行了孫中山先生的革命教訓，這個在中國掌握了十多年政權擁有雄厚實力的唯一合法的政黨給了日寇的錯誤估計——他估計國民黨是不敢走上堅決抗日的道路上去的，而且是沒有抗戰力量的——一個難堪的打擊，和共產黨以及全國人民站到一條抗日戰線上來，這件劃時代的史實是保證中國民族戰勝敵人走向獨立自由的主要因素之一。

當然，我們承認國共兩黨合作並不是無條件的，國民黨把共產黨的某些政治讓步看作兩黨聯合抗日所不可少的條件，而共產黨也保留了若干必要的權利，提出了一些要求國民黨必須立即實現的主張。這是說明什麼呢？是說明共產黨雖然爲着抗日政策而實行了某些政治上的讓步，但不是取消



了它在政治上的獨立性，不是放棄了一切批評建議的權利。事實上，我們看到共產黨向國民黨所提出的一些要求，已經得到國民黨的贊成或默認，關於這，我們不僅可以從共產黨取得合法存在地位這一事實看得出來，而且可以從國民政府釋放大批政治犯，開始實現某些民主政策，並要部分地採用共產黨的軍事政治建議……這些事實看得出來。有了這些事實存在，便不能否認國共兩黨的合作是有相當成績表示出來的。

### 三 國共合作的政治基礎

國共兩黨要維持其長久的抗日合作，不能單靠某些政治條件，也不能單靠各種的政治諾言或政治默契，如果僅僅有了某些彼此同意的條件或諾

言（默契），或者僅僅在事實上表現了一些政治讓步，而缺少合作的戰鬥綱領，我們還不能說兩黨合作有了堅強的基礎。那末，我們現在要問，什麼是兩黨合作戰鬥綱領呢？我可以回答說，這就是孫中山先生所遺留的三民主義和三大政策。

三民主義本來是國民黨所奉行的，現在爲什麼共產黨也表示「爲徹底實現三民主義而奮鬥」呢？這種表示是共產黨爲「拉攏」國民黨所採取的一種過渡策畧嗎？是共產黨放棄共產主義而投降國民黨的一種交換條件嗎？完全不是的。固然，爲了促成和鞏固國共兩黨的聯合戰線，共產黨必須接受並實行三民主義。但如果以爲這是共產黨主張「爲徹底實現三民主義而奮鬥」的唯一理由，恐怕不見正確。在我看來，該黨爲什麼要採取這樣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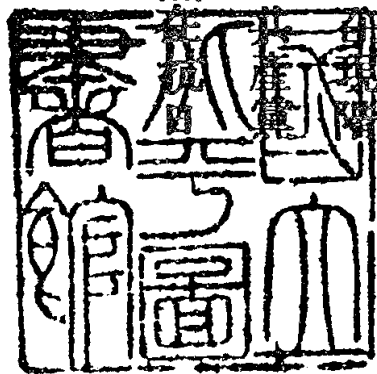
一種主張，這不是一個策畧上的問題，而且一個政治路線的問題。共產黨主張現階段的中國革命是資產階段的民主革命，必須經過這一革命階段，才能實現更高級的革命轉變，而三民主義正是完成這種革命任務最適當的政治主義，因為只有解決了中國最重要的三大問題——民族問題、民權問題、民生問題，中國才由奴隸的半獨立的狀態走到自由獨立的境界，才由落後的政治制度進到民主的政治制度，才由貧窮的社會經濟發展到進步的社會經濟。這些正是準備中國社會徹底改造所不可少的條件。其次，共產黨認為要保證和完成抗日的民族勝利，更必須實現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因為只有把爭取民族自由獨立（民族主義）當作目前全國人民行動的總目標，只有澈底實現民主政治（民權主義）使抗戰真正變成爲全國人民自己的

事，只有充分保障人民的生活利益，解決人民的生活問題（民生主義），才能使抗戰在一種極廣大的規模中進行，才能實現全民總動員，才能從全國民衆中間生出偉大的鬥爭力量。正是因爲這兩種理由，共產黨就把三民主義看做一個總的戰鬥綱領，才宣佈願爲三民主義的澈底實現而奮鬥。事實上，澈底實行三民主義不能看做只是國民黨的責任，而是全體人民（包括國民黨和共產黨及各階級人民）在目前應盡的任務。因此，三民主義不但是國共兩黨之間的偉大橋梁，而且是全國人民爲完成民族革命所不可少的支柱。

最後，我們還須指出，爲孫中山先生手定的三大政策——聯共、聯蘇、扶助工農，也是兩黨合作的基礎。聯共政策本身就包含了國共合作的

意義，這里不用多說了。至於聯蘇乃是為戰勝日寇達到民族解放目的的基本外交政策，因為蘇聯是中國民族革命中最可靠的友人，中蘇兩大民族的密切合作不僅有利於中國的民族解放，而且有利於世界的和平。扶助工農是動員民族最偉大的力量和日寇鬥爭所不可少的政策，因為工農大眾是中國民族的主力軍，這不但是從理論上來說明，而且可以拿事實來證明。只有充分保障工農的利益，並且組織他們參加抗戰，才能有把握戰勝敵人。

三大政策在過去本來是孫中山先生改組國民黨所確定的革命政策，在抗戰段，它具有同樣偉大的意義，國民黨固然必須以三大政策作為聯合共產黨抗戰的政治基礎，就是共產黨也應當根據三大政策的精神和國民黨在抗戰戰爭中，在建設民主共和國中，合作到底。



購

# 戰時小叢書

戰時大鼓詞

戰時教育問題

戰聲(詩集)

誰先干涉日本的侵略

偉大的魯迅

抗戰中的青年出路

國共統一戰線及其前途

戰地巡歷

抗戰期間的文學

怎樣寫抗戰文藝

民族統一戰線論

抗戰時期的新聞宣傳

民衆怎樣參加游擊戰

希特勒之謎

趙景深

楊東莼

郭沫若

陳清晨

蕭參

楊晉豪

汪馥泉

田漢

阿英

楊晉豪

平心

任白濤

丁三

一

二

二

一

一

二

一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一角六分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北新書局駐粵辦事處總經售

廣州多寶路多寶街一號

戰時出版社刊行

一九三八年五月初版

版權所有

民族統一戰綫論

實售一角二分

作者 平心

出版者 戰時出版社

總經理

北新書局駐粵辦事處

廣州 多寶街一九號  
電報掛號一三三三號

1057

3.079  
3  
80.12